

鳳
雙
飛
全
傳

長篇唱詞說部



鳳雙飛全傳目次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愛英才郭公拔士 | 點會元張景馳名 | 一 |
| 第二回 | 封義子聖主識奇童 | 證三生仙郎逢舊友 | 二五 |
| 第三回 | 感異夢善人辭世 | 信邪言蕩子尋花 | 六〇 |
| 第四回 | 賺癡情晚芳亭上訂虛盟 | 妬同心鳳凰臺下興誹謗 | 九六 |
| 第五回 | 老豔引狂蜂累及柔枝遭損折 | 姣花避急雨終逢浪蝶飽偷香 | 一三七 |
| 第六回 | 鬧書樓珠還合浦 | 謁侯門琴遇知音 | 一七三 |
| 第七回 | 進美人奸官黑心迷幼主 | 聽吹笙頑童肉眼識神仙 | 二一八 |
| 第八回 | 好弟兄愛極反成仇 | 假相知禍人偏得福 | 二五二 |
| 第九回 | 索愛臣儲君出禁苑 | 殺淫僧公子鬧菩提 | 二九一 |
| 卷二 | | | |
| 第十回 | 忿流言折壁分珠 | 送征人離鸞泣鳳 | 一 |
| 第十一回 | 諫新君親臣移外任 | 賀生辰狹路遇冤家 | 三六 |
| 第十二回 | 永北城兩帥大交兵 | 騰越州雙雄同受縛 | 七六 |

第十三回 白無雙捨身謀賊

張靈雀奉旨救親……………一二〇

第十四回 識天時女帥附中華

用人謀將軍誅逆后……………一六四

第十五回 正法破傍門王子奮威連敗賊

美人換寶馬無雙失意再投番……………二一二

第十六回 攀龍嶺小將捉妖僧

探虎穴重墮殄大逆……………二五八

第十七回 遞情詞奸雄挑麗質

破陰謀俠女斬淫徒……………三〇三

卷二

第十八回 靜海王無心陌路救嫖娼

俏佳人有意移舟招吉士……………一

第十九回 鬧朝房奸臣下獄

勸淫娃聖主決疑……………四〇

第二十回 天緣合夢鮑夫人貴府看東床

敵仇爲婚郭殿下蘭房續佳偶……………七五

第二十一回 衆賢良朝堂論奸宦

一英雄旅店遇強徒……………一一〇

第二十二回 貪財殞命青州府壯士除奸

盜寶傷身譚城驛武師擒寇……………一四八

第二十三回 義服英雄楚家莊盜魁納款

情深伉儷濟南城王子求仙……………一八八

第二十四回 麻姑仙巧指蓬萊道

郭重瞳錯認武陵源……………二三〇

第二十五回 貴將軍任俠判嫖娼

莽少年枷號遊街市……………二六七

第二十六回 一語犯天顏張都督有心辭貴寵

羣奸施毒計郭將軍無罪謫風流……………三〇八

卷四

第二十七回	難星過度真小姐辱處邀榮	舊好重來張逸少福中生禍	一
第二十八回	比頑童奸雄輸愛妾	訪同胞遣使下東洋	四三
第二十九回	明諧花燭沐夫人窮究玉樓詞	暗約佳期張都督空回巫峽夢	八七
第三十回	傾蓋感心同離而合妙容從誓約	深閨談大義易而難博士守初心	一三一
第三十一回	虛名實累鮑香兒屈受虎狼刑	枉已從人何武師勉試崑崙技	一七三
第三十二回	三虎鬧華堂案牒無憑空受辱	一疏辭禁苑忠言有驗再加恩	二一五
第三十三回	思鄉念切登州城二美寄書	報憤心偏三仙島羣奸敗績	二五八
第三十四回	賽六郎喪心謀至感	勝子都剖腹救良朋	三〇一

卷五

第三十五回	郭將軍盆兔得雪復擎天	沐都督功績已成重失地	一
第三十六回	破瓊州真姬被擄	築金臺王子專征	三九
第三十七回	蠻公主空設三奇計	大元戎連拔兩雄州	七七
第三十八回	雙姊妹義救慕容珠	一英雄誤入無門陣	一二〇
第三十九回	爲良人美女盜奇丹	堅巧計蛟精棄陵水	一五四
第四十回	運神機元戎破妖后	遭急難教習認親兒	一九三
第四十一回	靖妖氛王子奏奇功	掃賊寨張郎除宿患	二二〇
第四十二回	楊一清智激監軍謀除國患	明天子恩加義弟寵錫龍章	二六一

第四十三回

賜金蓮洞房迎淑女

評玉貌雪夜宴嬋娟……………二九六

卷六

第四十四回

拔山俊傑難回少女堅心

夙世姻緣終賴神仙助力……………一

第四十五回

擾河南風子肆強梁

雪父恨蛾眉伸大志……………五〇

第四十六回

女英雄假降平賊寇貴戚班師

巧神僊降筆證前緣才人得偶……………九四

第四十七回

玉殿辭婚建昌侯空逢傾國色

銀屏藏美勝子都醉攪洞房春……………一三五

第四十八回

賜榮歸王子祭先塋

悲往事張郎題舊壁……………一七七

第四十九回

避暑獨眠私通兩婢

京都故國喜產雙兒……………二二〇

第五十回

罪烏釋樊籠總是因情及愛

罡風吹畫閣幾成碎玉飄香……………二六六

第五十一回

英雄削色女將軍激父罵賢徒

閨閣傷和勝子都辱妻鞭愛婢……………三〇六

第五十二回

金屋閒情遍詠風花雪月

玉堂佳話演成富貴神仙……………三四八

鳳雙飛全傳卷二

第十回 忿流言拆壁分珠 送征人離鸞泣鳳

(唱)和尚從來是殺坯 貪淫貪賂又貪財 戒刀一劈葫蘆破 那個人自誤不該 話談靈雀張公子 鎖押淫僧出寺來 早到城中兵馬處 沐家家將叫高才 進衙先把情由訴 驚了官驚指揮 不敢輕看貴公子 連忙吩咐正門開 請其逸少翩然進 相見如賓茶一盃 再把前言述一遍 戒丹呈上不沾灰 事經駙馬親身究 不用多餘再問推 帶進諸僧點一過 登時下獄去當災 差人來到菩提寺 收拾僧屍領棺材 告示寫成張掛出 (白)等那些男男女女的父母丈夫 (唱)進衙識認領人回 (白)指揮又對瑞官道此寺原係先帝手中御賜國帑再造的 (唱)奸僧犯法原應死 生者收監分所該 公子料來無甚事 今朝且請放心回 君王駕轉當呈奏 兇犯將來聽上裁 逸少官人拱手出 起身告別下當塔 出門重上青驄馬 沐府家丁左右隨 事已喧傳人盡曉 紛紛一路看英才 豐姿品貌人人贊 捉去奸僧實快哉 回到寺中天尙早 夢熊起接笑盈腮 (白)仍在殿前坐下 先問了指揮發落之話 又贊世兄真是奇才絕手 將來皇上聞知 定加獎敘 既而又問道 聞得世兄身住東宮 昨日方同令尊回寓 爲何晚上又到這裏開頑 瑞官暗想 乃翁目見之事 何必瞞他 況且父親盛怒未消 還要他去解勸解勸 當時晚上出來 原是不不得已之事 那知這班弄權該死 恰恰撞在我手中 小弟自己算來 竟像個降晦氣的魔君了 駙馬道 這是怎麼說 (唱)你好一箇不妝身分張公子 就把那昨夜家中惡倒眉 半句不藏通告訴 因而冒出是非堆 本期隨處挨身宿 且到天明再轉回 信足閒行游佛地 豈知降了惡僧災 目今雖則身無事 老父猶然怒似雷 在外不成歸不得 故而歧路尙徘徊

夢熊細聽新鮮話，驚笑非常眉眼開。原來有這等奇文藏在內，令尊柔弱比深閨。疾言厲色從來少，也會生噴大發威。可見世兄原不是，常庭受責禮應該。然而終是書生氣，火過三時性就灰。昨晚道君宮裏去，故而忍性不來追。今朝既曉擒僧事，未必心腸不轉來。兄要回家無別說，某身空閒願相陪。好言去把尊翁勸，或者調排事可爲。逸少聞言忙作揖，夢熊帶笑把身擡。相攜出了山門外，上馬前言衆將隨。路近片時家已到，門前同下鐵蹄騷。沐張二位書房坐，小僕傳言駙馬歸。兩下回頭人已到，一同施禮在書齋。夢熊不等張公問，就把那來意溫然訴一回。世上莫如親父子，先生何苦這般爲。況且是令郎才智高如此，豈真肯落於人下大體虧。有子如此難自信，却不是枉稱通博古今才。勸君聽某言，非謬。從今後盡釋前疑莫再猜。收納令郎全骨肉，俗語說家和萬事不生災。論情原不關予事，只不過爲好而來把口開。人各有心非木石，還祈足下細商裁。駙馬一席通明話，侍講先生臉上呆。半晌方纔回答道，誠如尊論敢相違。但只怕畜生野性難收束，總使他不蹈低微作賤才。却又是放火殺人都做得，留他終是禍殃胎。書生一介無能用，生子原期防老來。誰料遊兒如此性，恃強弄巧不成規。小時便爾行無法，他年何事不能爲。害父牽娘情必有，一般總是敗門楣。莫如逐出爲安穩，早慮強如後悔追。(自)駙馬公聽了，未及回言。沐都督早已笑起來道：「又來說夢話了。昨夜這和尚罪惡滔天捉破了衆人，莫不稱快。正所謂殺之有名，就是皇上回來，可保無罰而有賞。你怎麼反怪起他來。試想彼時若不動刀，還有何法處置。兄在太子面上，尚且不肯折氣。難道轉教令郎去跟著這和尚做徒弟不成。況且這些技藝，原是兄請了師父教他的。教成了怎麼又要噴他。張公道：『老都督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請師教武者，原只望他學了武藝，或可立尺寸之功。於國家取些功名耳。誰叫他這等露而不藏，做那遊俠子弟的行徑。馬伏波有言：『學龍伯高不得，尙爲謹厚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學杜季良不得，卽爲輕薄子弟。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可見古來遊俠，曾有幾個好結局。沐公

道。尊論雖明。然而據某細看。令郎風骨。決不以遊俠終身。將來功名富貴。不在我等之下。兄就不聽小兒之勸。也要看我的面情。不可這般執性。張公想了一回道。既是老都督與駙馬公如此仁心苦勸。下官豈有不依。如今與這畜生兩條道路。若守從前本分。斂迹家居。我自然還留住世威。與他盡心講武。索性取了科第。也還功罪相均。他若不能守舊。我也不去打他罵他。只寫張革條。把他革出在外。任他去爲賊爲盜。放火殺人。也不關我爲父之事了。駙馬看著瑞官笑道。世兄願認那一條。就從實講來罷。瑞官便對父親下拜道。孩兒既已歸家。自然守身如舊。爹爹但請勿疑。(唱)公爺駙馬俱稱善。如此方爲禮上該。慈孝兩全仍不失。勸和人面也光輝。勝子都回身再謝周旋力。張公是到此無從再發威。也只得拜謝雙雙賢父子。世威却好進門來。見其徒弟將情問。逸少重新訴一回。教習點頭連道好。大家歡喜復開懷。(白)瑞官又說道。孩兒既不進宮。須得寫一封書去。回絕了太子。也免得他只管恨著爹爹。張公許可。瑞官就取過筆硯。當衆寫書。以報太子書曰。

臣聞君臣父子。均屬大倫。忠孝兩全。古今希有。况臣生於下里。齒未及丁。親乏葭葦。功無尺寸。所以蒙殿下之眷顧者。不過遊戲之長耳。久棄家庭。罪實難辭。悖逆難居。宮禁更近。狎邪徒以宴昵之私。致陷殿下。犯擅出宮禁之罪。若乃事聞乎上。必累臣父。以縱子亂法之愆。據理而思。實虧子孝。平心而論。名亦非忠。生也多慚。死猶無益。故欲釋嚴親之怒。寧辜殿下之心。永辭上苑從遊。復守杜門經業。他日復叨天幸。獲一微員。卽四海承平。疆場無效力之處。亦可荷戈宿衛。執戟宮門。略修罪犯之多端。圖報聖恩於萬一。則三生願畢。半世名全矣。殿下鑒之。諒之。切勿以臣爲念。

(白)沐駙馬看他落筆如風。詞意簡暢。不勝贊嘆。瑞官把書封好了道。只是差甚麼人送去好。沐都督道。此事不難。只要交與小兒。代兄傳達便了。瑞官大喜。把書交與駙馬。都督又留瑞官用了晚飯。(唱)言談久。日黃昏。方始抬身作別行。父子殷勤相送出。好師徒回園自有細談量。話中再把儲君說。昨夜裏枉費心機鬧一場。

回轉宮中人不見 驚疑失意便推詳 難道他真心不願跟隨我 做勢將身躲在旁 哄我進宮他復轉 這般作耍太荒唐 一宵煩惱難成夢 望到東天起日光 就遣那劉瑾出宮潛打聽 殺僧之事已傳揚 慌忙回轉將情報 太子聞言意越慌 不解他身何主見 兩頭不著闔僧房 我身費力難成事 倒好笑和尚無端惹禍殃 足見他身容忒美 逢人便惹好思量 自思自揣真無奈 獨坐寥寥覺日長 午飯排來都不吃 真悶到西山一點墮斜陽 忽聞駙馬來朝見 郎舅之親不比常 傳旨宮門宣入殿 賜茶留坐問風霜 夢熊略道程途事 昨日臣回雪未泮 本擬來宮朝殿下 只因內殿見娘娘 宮中賜宴更深出 又遇希奇事一樁 就攔家中過半日 失朝殿下罪因當 自太子道我你至親何罪之有 但所謂奇事必定就是菩提寺內的奇事了 孤已略聞而未知其細 卿可細細說來 夢熊備訴擒僧事 又出張郎書一方 太子拆開看一遍 愈加氣苦塞胸膛 龍顏失色濃霜罩 徧體如冰手足僵 半晌神迷難說話 極來惟有淚汪汪 夢熊看了真堪笑 只得將言勸慰良 彼既無心隨殿下 何須如此枉悲傷 只宜早早丟開手 免使風聞到上皇 太子言回卿不曉 此書可以見心腸 他原不忍生離我 只因是被父拘牽難落場 又恐孤家心記憶 不得已寫書回絕最堪傷 若然果是忘恩輩 何不就只當無知撒在旁 說到傷心連頓足 渾如爺死共娘亡 自夢熊笑道據逸少講來 他與殿下實無斷袖之好 何苦這等念他 太子歎道 卿是雅人 爲何也說這般蠢話 以逸少之品行 自然不比如玉一般 豈肯辱身取媚於我 但爲他此才此貌人間少 舉止般般合我腔 何用殘桃方有味 芝蘭相對自馨香 一朝猶恐難消受 百歲還嫌未久長 怎禁得情意方投交已斷 誰能到此不快快 卿如不信孤家話 他此時現借卿家住住房 試與他身談數語 日親日近領芬芳 若能般此情漠漠無牽惹 便算你鐵石爲心比我強 駙馬聞言難對答 又虧劉瑾會相幫 自走過來再三勸道 他這封信 不過搪塞搪塞他老人家而已 千歲何必認真 只要歇下幾天 等他老頭兒退了這點火氣 包管還要來

的。張永又道。縱使他管得緊。也管不上幾時。來春就有會場。張公子這般武藝。怕不中鼎甲。中了鼎甲。點了宿衛之中。老頭兒。還怎樣把他管在家裏。那時早晚總好進來。到天長地久。千穩萬當的了。此時千歲必不心焦。太子聽他們講得不差。方纔破涕爲笑。駙馬也起身告退。又問殿下可有回書。太子道。此時心緒不寧。不及寫書回覆了。(唱)煩卿代我傳言去。可說我紀念他身總不忘。書上之言知道了。但願他閉門加意習刀鎗。來年早把元魁取。孤代他夜夜焚香祝上蒼。下次有何言共話。更煩卿往來傳遞莫辭忙。夢熊領旨方辭出。回轉家中進後堂。侍講相迎還動問。夢熊不敢告其詳。但言太子仍歡笑。料不懷仇作禍殃。公請寬心休復慮。從今後倒宜好好待公郎。(旦)張公聽了。稱謝幾聲。果然不復理會。過了一夜。五更起來。因聖恩將回朝中。有事與沐家父子一同進朝。各赴衙門辦事。到了午後。駙馬事畢先回。正在內房更換衣服。忽然中門傳報。張公子在外請見。夢熊想道。他年紀正輕。拘甚麼內外。吩咐就請進來相見罷。(唱)中門老婦忙傳話。引領佳賓過曲廊。逸少行來觀仔細。原來是厓內書房。朱爲戶。粉爲牆。錦幄銀屏畫棟梁。室內紅爐溫又煖。珠簾不捲映明窗。庭前積雪成山景。滿樹梅花色更香。服侍往來皆婢女。一個個舞裙紅袖內家妝。駙馬一見張公子。下榻相迎笑滿龐。遜坐分賓茶已到。夢熊不用問衷腸。開言便述東宮事。昨對尊翁盡隱藏。今日無人方細剖。儲君只是苦思量。世兄也是聰明性。切莫將他好意忘。若要傳書并遞簡。不才儘可當紅娘。功名穩取期雖近。但恐他一日三秋飲恨長。倘有機緣能脫空。進宮走走也無妨。(旦)瑞官笑而謝道。足見至親關切。迥異常人。若有空閒。與兄同去便了。夢熊大喜。隨即擺出點心。留待瑞官。又說起白無雙來。昨夜師父與我說。家父這場怒氣。大半是他挑撥起來的。究竟與我甚麼冤仇。駙馬道。這是他生性如此。專會離間人家骨肉罷了。當下就把他從小至今的所作所爲。細細告訴出來。瑞官聽了。不覺拍案大叫道。這等人。原是敗家亡國的妖孽。怎奈那班老人家。心因慾亂。偏要聽他指揮。我輩年力正強。將來若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必當以此

爲戒。切不可學這種好樣兒。把那威風都倒盡了。夢熊道：便爲如此。這豎子雖在我家。我是話也沒有對他講過的。
(唱)賢賓主 細談論 倒運無窮白秀峴 被他們罵得心驚并胆戰 面紅耳赤在書廳 兩人正在閑談處
忽聽得東角門開笑語聲 座上張郎回首望 原來是一班僕婦盡穿青 手中各挽年輕女 數去無多共
五人 頭上金珠身綵繡 想來都是貴千金 不知有客書房坐 同玩梅花到小庭 逸少眼尖看得細 腹
中暗暗白批評 向聞沐老多兒女 必是偏房婢妾生 面貌看來都不惡 個個是紅唇面白美而溫眉清目
朗如圖畫 養女多應像母親 內有一人年稍長 青螺小髻結金簪 淡紅衫繡穿花蝶 內襯松花襖素綾
不著宮裙羅襪露 弓鞋小巧步輕盈 芙蓉臉 粉團成 細細蛾眉柳葉青 俊眼流波分黑白 櫻桃一
點笑生春 腰肢袅娜如飛燕 直欲乘風上碧天 行至塔前身站立 花容映雪愈精神 看來尤勝諸年幼
姊妹之中獨冠羣 目下豐姿已如此 將來年長必傾城 張郎人定呆呆看 駙馬開言叫一聲 蓋內香
茶樹已久 世兄不飲有何人 (色) 瑞官聽了。方纔回轉頭來。呷上一口。又問道：這一班可是令妹麼？夢熊道：正是。
瑞官又道：外邊四位令弟。都是認識了。這一班令妹。還是初見。請問那幾位是與兄同母？夢熊道：家母只生姊弟二
人。家姊長我數年。已嫁於趙王世子。這幾個舍妹。都是庶母所生的。瑞官指著外邊道：這一位小姐。態度神情。與兄
無異。難道也是庶出不成？夢熊道：這是我家瓊花小姐。他在襁褓時。便喪了生母。家母憐他幼年失乳。便收在身邊。
撫養成人。愛如己出。所以那些規模。也學得比別人穩重些。瑞官道：原來如此。小弟的眼力。倒底不錯。這瓊花二字。
必定也是令堂所取。可謂名稱其實了。駙馬笑道：世兄試會批評。幸虧對著我說。若是拘執的人。就要怪你出言無
狀了。(色) 張郎笑道：承寬宥。所幸是彼此年華未長成。若果高情真見愛。請邀令妹進房門。通家至好休
迴避。相見原該把禮行。駙馬開言還一笑。果然椅上就擡身。窗前舉手招羣妹。到我房來用點心。衆
妓娥聽得哥哥窗內喚。齊齊答應過中庭。年小的爭先走進長窗內。見了張郎不出聲。只有瓊花賢小姐

擡頭忽見美郎君，驚疑意欲將身退。逸少欣然已出迎，洒袖端容先作揖。姣娃不解是誰人，只得是低眉答禮深深福。心內躊躇甚不明，禮畢張郎方退立。瓊花小姐也回身，悄然動問哥哥道：他是吾家何等親？（皂駙馬答道：就是西園內的張逸少世兄了。彼此年幼，不須迴避。小姐聽說，又把瑞官看了一眼道：怪不得他姊妹好生相像。）（唱）說罷倚窗身坐下，傍邊侍婢把茶斟。夢熊自取盤中物，細果香糕五處分。分與年輕諸小姐，張郎坐定眼觀睜。年小的接來就吃無推却，獨有瓊花體態文。細果香糕都不用，低頭只是飲香茗。飲完正欲擡身起，忽聽得步大聲喧衆共驚。座上回頭齊一看，原來都督進書廳。張郎出位忙相接，動問變輿可到京。都督歸來何太早，家嚴可否出衙門。公爺一笑稱猶未，後日清晨駕可迎。此際朝中無甚事，故而休息暫回程。不期而遇兄先在，可喜真爲入幕賓。却怪夢熊無道理，酒肴不設太相輕。（皂瑞官道：多謝老都督，適纔已經用過點心，不妨少刻再擾。沐公回轉頭來，看見了一班小姐，不覺大笑道：怎麼你們也在這裏。瑞官道：通家兄妹，在此何妨。沐公道：這些小的也罷了，瓊花年已十二，不該輕見客人。快些進去罷。瓊花小姐被父說了這句，羞得滿面通紅，好生沒趣。慌忙喚了乳母，走出書廳，回進內房去了。瑞官頓足道：老都督你好狹窄度量，不聞郭汾陽愛女，早起梳頭，執櫛進巾，捧盆瀉水，悉用偏裨牙將麼？我不過與令愛見得，見你就這等多心。沐公笑道：知是知道，但世兄此時不是我的偏裨牙將，怎好這等比方。瑞官道：尊駕現爲大帥，我又是個武人，將來若得進身，豈有不在帳下之理。沐公道：若能如此，妙不可言。到了那時，就著世兄進去服侍小女便了。（唱）說罷二人都大笑，重新坐下講閑文。少停開報張公轉，老少相同出外廳。冬日消閑惟有酒，開懷暢飲到黃昏。張郎因受風寒重，多飲醇醪熱氣蒸。似覺胸中微作痛，攢眉靠桌懶沉沉。夢熊問道：因何故？逸少回言腹內疼。張老先生原愛子，忙將小榻厚鋪茵。叫他好好將身睡，不可冲風四處奔。逸少官人依父教，安心坐臥半時辰。方纔痛止神清爽，黔國公爺醉也深。不怕乃翁當面坐，開言便說

瑞官聽候。偶成一語。煩兄對對得工時。算你能自。瑞官道。公請說來。自當竭力應命。沐公笑道。兄請聽著。捧心倚席。何來越國佳人。瑞官一想。你當著我父親。也不做些長狴身分。還與我這般取笑麼。既然如此。待我也討你的便宜。笑道。對倒不難。只是對出來。明公不可見怪。沐公道。只要對得工。何怪之有。瑞官道。既如此。我就對了。坦腹登床。必是邵家快婿。沐都督聽了。叫聲阿吓。這是甚麼話兒。真個該打。瑞官笑道。若不如。此。那能貼對。張公喝道。無恥的畜生。纔得身鬆。又是這般放肆。說了這句。忍不住也笑將起來。(唱)黔國公爺無可說。思量半晌叫先生。令郎委實多刁滑。適者曾經在內廳。見了我愛女瓊花年十二。姿容薄薄有三分。想來心內生私念。因此上對語希奇甚有因。若論郎才并女貌。算來也可配均勻。弟今面與吾兄說。則要他學業無荒志有成。巴會試。到來春。金殿傳臚唱有名。我是勳臣他是武。兩家門戶也相應。那時愛女招爲婿。也不枉至好通家結做親。但不知尊意如何。情願否。恐嫌庶出女無名。張公錯愕擡身起。足感賢東見愛深。小弟家寒門戶薄。仰扳帝戚與勳臣。正所謂求之不得千般美。豈敢嫌肥更擇精。但恐小兒不務正。所爲如此。性狂輕。將來未必能成器。一世空擔浪子名。飄蕩終身無出息。豈非害了貴千金。婚姻大事宜斟酌。切不可酒後糊塗亂許人。(自)沐公笑道。這也是兄的好心實話。但小弟原說要他功名成就。方肯與他。若只是這般。豈有自誤其女兒之理。張公道。這便還好。若此時就要許他。小弟便不敢領命了。(唱)言罷回頭呼瑞寶。你身聽了可分明。將來若要成家室。自此須當學正經。倘或行爲終不改。終身莫想我扳親。瑞官好不心中笑。暗想吾親太費心。兒子爲人雖不好。不會做賊與奸淫。何苦的聲聲罵我難成器。還要把這等言詞叫我聽。我若是要想妻房方學好。真做了不成大器下愚人。此時訓誨由伊說。我只隨常照我行。若果沐公真有眼。何愁愛女不爲婚。便教不就非難處。自信才高出等倫。穩取功名如拾芥。且到那衣穿繡蟒。帶圍金。榮宗耀祖威風日。何慮房中缺美人。至少娶他三五個。決不至一生獨宿擁寒衾。心中想。口

無聲 伴若癡呆耳不聞 駙馬回頭同注目 一心也喜這頭親 但不知乃翁何故爲人異 倒反推言不認
真 說話希奇真可笑 不知把親兒當作那人家 (自) 混了一回瑞官見爹爹困倦就叫小廝點燈告別過園去
了沐都督一團高興也別了張公竟進夫人房內 (唱) 細談面許婚姻事 若是夫人不放心 來日便邀他進內
夫人自己去批評 也必道才容氣局般般美 如此東床世罕尋 駙國夫人顛首道 相公有語委當遵
但聞這位張公子 作事希奇衆所驚 出入東宮遭禍患 聲名欠雅涉於輕 况兼妾有同胞妹 定國夫人
徐郡君 深愛瓊花容貌好 曾經數次自求婚 相公不允常推托 妹子心頭正不明 猜道你兒女之親都
有例 必須帝室始連姻 今朝若許張公子 其父無非一翰林 未必門楣強似我 不若是因親致容許徐
門 公侯家子非爲賤 父死之時職便承 與我門楣無大小 較之武舉孰相應 公爺聽說搖頭笑 畢竟
夫人是女身 只重門楣并至戚 無如我深知這位令賢甥 文又不出衆 武又不驚人 兼之相貌也平平
年華十五非爲幼 枉此身材出將門 上馬開弓都不會 眼中不識陣圖形 晉梁公子言非謬 執袴兒
郎是此人 除了穿衣與吃飯 其餘用處一無能 雖然說祖上有功堪應襲 却與那傀儡登場有甚分 我
實心中非所願 故而絕口不應承 至於逸少張公子 外面雖招不雅名 內有奇才誰得似 蛟龍不久上
青雲 把穩的將來富貴無輸我 豈比無知白秀崑 若把瓊花爲配匹 何愁象服不加身 還是個有才貌
風流婿 面上光輝我也增 若是此時輕錯過 只怕是後來難有這般親 終身懊悔都無盡 枉著我愛惜
姣娃似掌珍 錯配婚姻非小事 百年還要怨雙親 (白) 夫人道既然相公主見已定改日就領他進來與妾看
看若果才貌雙美妾敢不依悉憑相公許配便了 (唱) 夫和婦 細商量 此夜公爺宿上房 五鼓抽身朝內去
滿朝文武盡匆忙 安排接駕諸般事 緊要無關莫講章 來日正當初五日 鑾輿始轉帝王邦 百官出
郭齊迎駕 午刻歸宮日未黃 兵馬各歸於本部 君回大內見娘娘 諸臣悉賜回私第 只有那義子相隨

在帝旁。太子其時雖氣惱，免不得也來內殿接君王。重瞳以禮先朝拜，怎奈儲君怨未忘。勉強攙扶頭別轉，並無一語敘溫涼。重瞳也不多開口，請旨而行出未央。會著至親張叔父，午門上馬曳絲韁。四名內監隨身後，兩盞紅燈引路長。同到王親都督府，沐家父子在廳堂。一同接見皆歡喜，席坐安身禮照常。白如玉到此不能還顧醜，竟來拜見有恩王。重瞳也曉名傳遍，何必還將道學妝。直說幸而卿已愈，肌容不改舊時光。無雙拭淚低回答，沐都督兩耳裝聾眼似盲。（自）凌雲命無雙坐了，又問叔父賢弟可曾來京。張公道：「已來多時了。凌雲道：『今在何處？』承沐兄借小園一所，住在隔壁。當去喚來說罷。」就命小使去請瑞官正在看書。（唱）聽了此言忙答應，隨身更不換衣裳。飄然走進將軍宅，望見廳堂燭影煌。老父居然端上坐，凌雲次坐不爲王。下陪駙馬并都督，如玉身居更在旁。若論此人行未改，高才自毀狎無雙。便該當衆和他罵，只怕旁人口不良。反把邪言譏誚我，還只好譬如不曉內包藏。凌雲望見張郎至，座上擡身喜一腔。兩下相迎同一揖，並肩而坐靠東廂。共談契闊年來話，逸少官人有肚腸。又問兄一向身在何處住，而今安歇在何方。重瞳答道雖如舊，適值東宮體欠康。況是嚴冬停講學，愚兄業已告君王。出來與叔閒談敘，賢弟來京却正當。自合此間留數日，消停再去也無妨。（自）瑞官道：「數日前弟見太子甚好，爲何忽地病起來？兄看他像是真的，還是假的？」凌雲道：「人是好好在外，但聞他對著天子，自陳偶犯風寒，所以不能講讀。大抵也是假的。」賢弟在那裏見過他來？瑞官即將從前之事略訴一遍。凌雲聽了，不覺愕然驚駭。半晌不言。瑞官道：「爲何這等吃嚇？莫非也怪太子爲人不正？我不該與他識面麼？這時節凌雲料得白如玉之事，他豈有不知？正所謂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好說出別樣話來，只得道非也。不過想宮禁之中，非閒人出入之地，設或被皇上知道，有所不便耳。」瑞官道：「兄何怯也？總使追究起來，我又不要跟人逃走。從來說一身做事一身當，決不連累別人就是了。」（唱）重瞳自愧虛心事，不敢和他辨短長。只得顛頭來答應，好生氣惱白無雙。聽他句

句譏評我 自己擡空在半旁 我的性情人共曉 從來口角僭強梁 今朝豈肯遭伊侮 止不過難在翁前
掃面光 權且一時容忍去 下回決不讓伊狂 那邊如玉心中忿 這裏張公說本行 開口便將賢姪叫
愚今已有寓園房 今晚是可留賢姪齋中宿 再擾賢東禮不當 王子聞言拱手應 坐談片刻燭花長 張
公暫別賢都督 子姪相隨共下堂 小使提燈前面照 花園同進過池塘 內侍們悉行安頓廂房內 又見
那無敵名師出外張 相見重瞳皆就坐 各將闊別細談長 張公又向凌雲道 小女而今到帝邦 待過一
年并兩載 便堪花燭配鸞凰 重瞳唯唯無他話 勝子都冷笑微微坐在旁 談論多時將二鼓 張公吩咐
自兒郎 你們一向同房住 今夜無妨臥一床 也省得夜半更深忙碌碌 差人又設外書房（唱）瑞官應了
一聲不覺暗笑道。咳。我的令尊。你當初信得過凌雲也罷了。如今還信得過他麼。何世威肚裏也是這般口裏却不
好說。張公料理停妥。小使點燈。別了老姪。回到沐家與無雙同睡去了。（唱）便道他得意歡娛嫌夜短 那知這位
白無雙 一朝復見重瞳面 早把那衾枕之情付海洋 滿肚心焦還打點 來朝細細講衷腸 千萬之言愁
不盡 魂魄何曾入夢鄉 慢表無雙空策畫 再言兄弟進書房 一朝怒氣張公子 准備今宵要發揚 頭
等聰明郭殿下 察言觀色自思量 我和如玉宮中事 逸少知之豈若忘 口角之間先有意（自）不曾大言
發作者。（唱）只因人衆在官場 此時沒有他人在 把穩叨叨開話箱 我若是要他不言真易事 只把這一
團怨氣腹中藏 無門發作尤加毒 必弄到雙鳳分飛散了場 寧可的等你盡情先發作 看風回答再商量
心中忖 聲不揚 悅色和顏不異常 掩上房門并榻扇 床前脫去大衣裳 回頭看看張公子 春色全
無面起霜 並沒養神安睡意 轉在那檯前換燭更添香 當時啓口呼賢弟 風急寒侵夜正長 沒甚事情
安睡罷 明朝可以早離床（自）瑞官冷笑道。你睡在這裏。所以我不睡了。凌雲正色道。我與賢弟自小兒就慣的。
爲何今夜忽然說起這些話來。令人不解。瑞官睜著眼道。這等呆話兒。只好騙鬼。你自小是那個人。如今是那個人。

想一想。自然就解出來了。凌雲伴笑一聲道。如此說來。敢是爲著白無雙之事麼。這件事雖然怪你不得著腦。但是何苦爲了我。就連自己都不睡起來。還是睡了再責罵我也不晚。瑞官喝道。那見睡在床上。還好罵人。你要我罵。我就罵與你聽聽。何如。凌雲道。想是罵了。方纔許睡麼。這便快罵起來。愚兄拱手聽教。（喝）張郎聽了。尤其怒。跳起身來。撞屋梁。喝一聲。無恥邪人。還亂道。（白）我若罵起來。只怕你。（喝）此身無處去潛藏。可記得。小時光就生得異相。奇形非泛常。聖主特恩封義子。里隣親族共稱揚。伯父母內面愛惜如珍寶。外面端嚴有義方。我到南京你十歲。父風却有老成腔。爹爹爲我孩提性。吩咐相隨共案窗。多謝你看待。猶如親手足。諸凡敬戒必端莊。爲貪戲耍身隨衆。曾被你厲色嚴聲罵幾場。我只是洗耳恭聽。連認錯。依然見好不參商。前年倒運逢張綵。又被你變轉無情狠面龐。罵得個魂魄俱消也罷了。還惹得淫詞穢語遍傳揚。我非自願污名節。也不過信你心可對上蒼。所以是做啞妝。譬如不曉。任憑賊子嘆他娘。但無實事傷廉恥。便受虛名也不妨。又是你自己不安對我說。奸人利口惡如槍。縱然辯白誰能信。只好做戒往知來。著意防。閉戶拚將交道絕。再不與他人親近又生殃。終身却受淫邪戒。庶幾乎日久人心見短長。我亦以爲言有理。那曉得一篇全是鬼文章。剛剛走到東宮去。你就換心與肚腸。改了志。失了常。見色迷心命就忘。不顧那父母雙亡。單有你。宗祧大事一身當。不聽那君王取你高才學。輔佐東宮業廢荒。不顧那太子之情如手足。推心置腹少關防。不顧那明遭左右交頭說。暗惹神人十目張。不顧自身麟鳳種。去與那賤人兔子配鴛鴦。明珠有色埋泥土。美玉無暇落糞坑。顛倒衣冠無上下。不分男女混陰陽。鴻軒鶴起英雄志。變做了鼠竊狐偷盜賊腔。蹈矩循規君子步。去學那板花折柳跳東牆。大羅天直跌到酆都獄。八洞神仙變魍魎。（白）這是我替你可惜之言。你自家原不可惜。姑置勿論。又可笑你。（喝）一向聰明多智術。渾如諸葛賽周郎。再做到這般切己關心事。應該是十面安排更穩當。爲什麼倒反粗心行忽略。